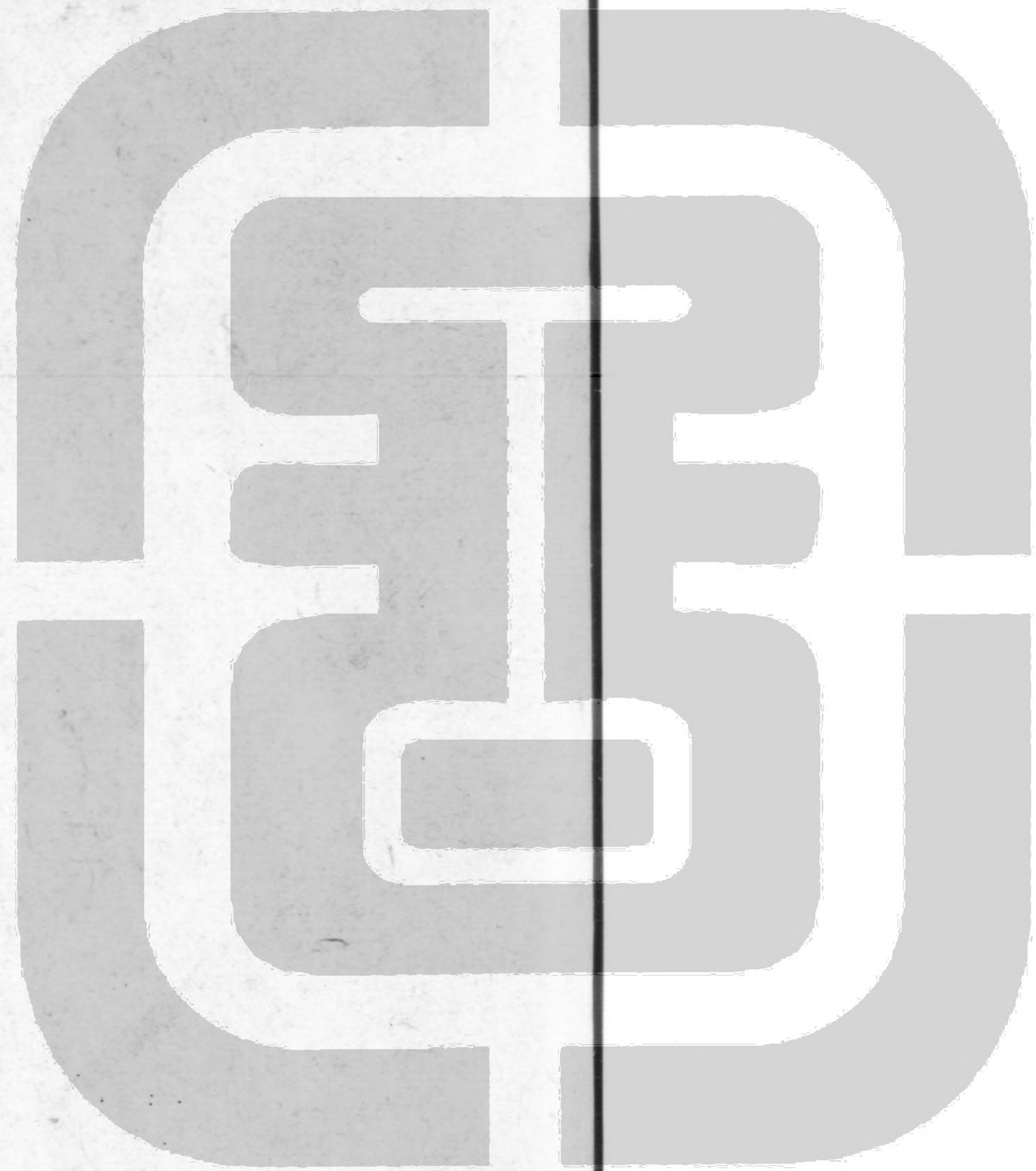






邵氏聞見錄

第二冊 宋本校勘







河南

邵氏聞見錄卷第六



葉子



以下皆從  
卷室手鈔  
本校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

書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為鄧州節

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

其憂國愛君之深有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難

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

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觀忽降使臣差船

糧草及諄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



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後雖聽投音未聞  
成事稍稽尅復破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  
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  
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機在念百  
姓為心聖畧神功舉無遺美至於平收浙右  
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  
海咸歸于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唯彼蕃戎  
豈為敵對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

帝明王無不置于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  
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  
同縮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  
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願  
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  
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  
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  
不如影隨形燠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為大訓



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  
樂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  
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  
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于斯又聞前  
事為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  
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  
其<sup>具</sup>道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遇千年

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雲霄非由

智畧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

於車魚報効不如天馬粗懷性識常積驚惶

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

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忱書章上奏今

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

索則何異為鼯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



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  
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闕心前未見於便宜可  
垂興于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  
而道知難而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  
謂事久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  
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  
心轉延宗社如或遲緩恐失機宜而况旬朔  
之間便為一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廷荒涼北

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  
應誤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  
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

幾日酬息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  
避僭踰之罪度希聖德早議抽軍聊為一繼  
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  
膳息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永使邊鋒罷警  
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



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  
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謂  
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  
奈人多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  
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辭欺君常  
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  
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為謀者必無成美俱  
是誑言其于虛實之間此際揔應彰露臣既

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  
者特正姦人之罪克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偽  
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  
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預  
數日沈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屍諫微臣未  
死爭恐而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  
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  
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同此日之誅竊祿



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  
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漣  
懇憂國忘家涕泗傍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  
子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  
承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  
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駭彼人家三分內二分  
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  
州來往四千餘里百或足無丁有稅須至催人

般量每斗催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  
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  
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  
之見錢所以典業費桑牛十間六七其間兼有  
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如善誘偶副嚴  
期自從起發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  
裹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運軍糧未有送約去  
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辨其真虛又難



行於本審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  
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却糧草及令尋勘皆  
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  
直消息况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堂奈何百  
姓流言已相傳于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  
伏乞聖慈平早令停罷更戒遲久轉費糧儲潛  
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  
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于

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曰有借濫之  
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灾星  
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知審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各

致其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  
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群情無灾星  
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費無私如樂禍以求功  
竊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直言之士靈  
臺無宥有藝之人而况補闕拾遺合專司于規



諫天文曆美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  
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戒後來臣緣久  
居近職備見人情至于後殿三班前朝百辟  
文武雖異是非畧同終奉委差便思僥倖雖  
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貪求恣意  
扶同狂妄率以為常其間久歷事若明知而  
佯作不知初為官者不會而仍兼詐繪多非  
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勅委差便是帝

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閑事必料曾使訟訟這相度往返參詳不知能  
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真虛

乞誅固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  
潛消媚佞免誤朝廷准此區分以為激勸唯  
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  
讎心而况契丹懷禽獸之情恃胡馬之力垂  
慈怒捨却慮追犇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



一皇帝陛下密授成美選宣睿謀但令硬弩長  
鎗周施禦揮前歌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  
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  
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為樂業之  
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  
宣頌美于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臣今將  
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帶之  
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宗皇帝滁州

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寔寢  
疾之日陛下喚至床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  
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  
家為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  
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三聖  
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  
禮雖限于君臣恩實同于骨肉是以凡開啟  
沃固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奉是天人暫來



人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者  
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劫  
之因如或未止于戈必恐漸多殺害即因民  
愁未定戰勢方搖仍于夢切之中大作煩勞  
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于奸人願  
不容于首惡興言及此涕泗交流又念臣雖  
寡智謀實周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辭煩冒犯  
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畧相似

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  
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

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  
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  
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  
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  
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



故有是奏帝下詔褒其言嗚呼中令後祖宗  
定天下尚以取幽燕為難近時小人竊大臣  
之位者乃建結女真滅大遼取幽燕燕之議卒  
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

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

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之婦翁夫人

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

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

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

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

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

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

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

國軍行軍司馬華葉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

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



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

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

某不做兒子二即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

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

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國初趙普中令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

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甕

李沆文靖為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

稿激

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此報國耳嗚呼賢相

每用

思慮遠矣至熙寧初王荊公為相寢食不暇

置條例司潛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

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

度天下紛然以致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

文靖得為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眾人皆曰

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

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



死囚八百來歸獄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

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

吾無間焉然者神宗可謂無愧于太宗矣至召

見王荆公首建每事當法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荆

公與其黨始務為高大之說至敬薄祖宗以

為不足法况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

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相執以祈禳

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

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改患之無

以為討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

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

事大率類此

太祖宗既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府一日黃中按

行府第見庫舍扁鐫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



貨數十巨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  
黃中悉表上之 太祖嘆曰吾府庫之物有  
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  
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昶四  
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正公昉  
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買家門戶有衣  
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  
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

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叅  
大政年五十六以卒 太宗厚恤其家謂其

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窟自撓朕嘗記之  
也黃中之孫重民者元豐中為宰相蔡確所  
用官大理丞寺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  
世儒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  
風旨就府第問今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  
之子希純及老姬立庭下問世儒妻呂氏請



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固因樞密之  
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  
竟無以為罪神宗知之怒曰原無旨就問呂  
公著種賈重民種小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衝替嗚呼黃  
中之後哀矣

賈黃中字昌民儋州人唐相耽之裔所

滄

贈詩或云實儀年十五舉進士授較書  
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為采

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  
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  
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

之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  
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  
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  
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



呂蒙正蘓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  
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  
後皆為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六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七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為主文愛其文賦凝自

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

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

為榮至先後為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

故事登庸衣鉢七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

京師亂魯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對丘卷茶肆

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



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未故人詩二  
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  
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  
後至佛<sup>祇</sup>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秦肆  
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  
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  
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  
詳定是為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  
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  
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  
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  
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  
彼而後已相鼠與<sup>尚有禮</sup>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  
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  
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



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  
者歷歷皆可記戒不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  
不慎樞機安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造立為  
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怨怨從是生  
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  
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尔為玩  
戲所以古人疾遽蔭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  
呼為義氣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

援書勤勤

殷

告

戒

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

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

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薦實之

士魯公為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為

子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  
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作  
膾其饋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



少監移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履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為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死五年當復舊位後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

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事呼問之老人曰公初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後行至龍門

南彭婆鎮公病瘧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

玉梳在穎陽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

辭歸公授以蠟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某官會府

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

得之不敢開遽以奏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

云雖滔天之罪大察奈立主之功高總有旨復

秘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數者君子所不為

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智數如老人之



言則晉公智數又出冀公之上矣異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

為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

有場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擢召試相

府擢右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

議太宗賞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

卒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

杜鎬同投三吏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

因論徐鉉為人誣告內翰辨其非罪謫商州

團練副使尋召入翰林為學士孝章皇后上

仙詔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為

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

謫誹謫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為知

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

以謫謫謫知黃州移蘄州死于官其平生大節

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自叙甚



秘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  
所見者考于國史或有不同一日上性嚴重  
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間有奇書不吝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後世宗  
南征初平淮甸有織人<sup>上</sup>諧于世宗曰趙某自  
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  
有籠篋數車遽令<sup>取</sup>別入行在函開之無他物  
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召入諭之曰卿方為

朕作將帥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上  
頓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  
恐不迨所以聚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

世宗曰善一<sup>又</sup>曰上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  
環等上中央之服立上為天子請登馬南歸  
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魏  
令能懷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  
貪爵賞逼我為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



依吾令即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群撥隊有奔  
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既入國門  
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  
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繼士牛剽掠既見  
上號令兵士即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  
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誠約之事滿城  
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  
下未有德信及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

有愛民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  
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  
上踐阼豁達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由是諸路  
節將懷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  
廷亟召亟至皆執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  
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  
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為多上初自陳橋即  
帝位遣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上時官已作



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安臥不答晉王  
輦皆驚躍奔走馬出迎晉王後受命斯頃有上

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

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

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右進

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

天子胡為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為君不易且

天子者致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

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欲為匹夫不得是吾所以

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

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

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

猶以為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絹帳

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為之其餘皆用

絕絹晉王以下因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

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記甲馬營中時耶王雖



居貴為萬乘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又曰  
開寶末議遷都于洛晉王言京師屯兵百萬  
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瞻養之若遷都于  
洛恐水運艱阻闕于軍儲王省表不報留中  
而已異日晉王燕見從容又言遷都非便王  
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旨上曰吾  
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  
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德不

在險王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言  
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正嘉天下十七年右左內臣有五十餘員止  
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  
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  
表<sup>奏</sup>陳天下以為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  
川俄有黃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  
為異而獻之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為



命碎其石仍杖而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

此又曰乾德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

俶方到闕自晉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

五十餘封請留俶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

貢無闕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

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奏俱

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帛名馬之外列以黃

絹封署文書一節付俶曰候至本國開之仍

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則常有

東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謝拜泣謝泣而去俶至錢

塘開封軸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下請留牋

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心仁信

類如此嗚呼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識皆

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書

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為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



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  
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  
之姓名文定携書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  
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  
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  
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  
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相  
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

門下客有抑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

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

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

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辭

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為伯温云

寇萊公既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

夫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恨

不及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



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靳之  
公笑曰彼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  
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月公  
曰此無宅相公即或曰公頗專奢繼非也蓋  
公多典藩于公會宴設則甚盛心退之所謂  
甌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  
筵<sup>者</sup>余得于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銘公之  
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為舉子貧甚客河南  
尹張全義門下飲啖魚數人自言平時未嘗  
飽遇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  
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  
定公獻十策于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庑  
文定公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  
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畧無懼色賜  
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



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  
一帝欲居其<sup>其居</sup>上甲有司置于丙科帝不悅有旨

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  
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為樞密使討之  
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

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老婢  
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

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  
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  
不可以無禮見加或曰公命榮世宗納之後

為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 本朝  
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  
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  
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為南嶽題其後云



蘇舜欽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  
時詩也常乘白驃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  
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驃曰天下於是  
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算唐雲臺觀居之藝  
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頌問  
甚久送中書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  
終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聖世上

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  
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  
等稱嘆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  
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  
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  
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及  
問其故王曰門廡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  
之議遂定後賜號為希夷先生真宗即位先



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  
為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為神  
仙善人倫風鑑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  
于先生世以比漢四皓云  
種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  
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  
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  
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

為顯官名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

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

貴者不可為賤也猶賤者不可為貴也君骨

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恣竟不能安異日自知

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

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

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

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



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為明選卜上世  
葬地於豹林谷下不窆穴既葬希夷見之言  
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選不娶  
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希夷既  
上表定日解化于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  
立碑叙希夷之學曰明黃帝王伯之道云嗚  
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

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  
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  
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  
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  
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  
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  
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  
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佩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

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

上既宵旰二公寢食不<sub>遑</sub>皇文正公嘆曰安得

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

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漫<sub>浸</sub>

滿未能<sub>必</sub>高拱無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

知之無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於是

朝陵展禮封山行慶具<sub>巨</sub>典盛儀無所不講文

靖已死文正既哀疲于贊導每嘆息曰文靖



聖人故當時謂文靖為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

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其室中今有畫像

有詩云

灘風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勾頭

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

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

相溫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

時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

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

悵

取食之後

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噎瓜

為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七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八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

是也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

鑿已病帝為幸其宅坐堂中

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

寢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

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

記其語遂至大用即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

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



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  
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位  
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  
入相以司後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後  
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  
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竒之問  
潞公曰有兗州墨携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  
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為殿  
中侍御史為後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  
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  
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為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  
薨章獻秘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文靖  
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  
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呂文  
靖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



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  
離間我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  
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  
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  
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  
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  
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  
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昏

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  
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  
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  
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  
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  
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  
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毋  
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嗚呼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  
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

公文靖

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  
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既跬步去  
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  
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  
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為河北宣撫使將  
還朝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

嗚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  
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  
呂亟往呂文靖為相使者相望于路促其行  
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  
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  
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  
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



其言咨嘆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  
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  
不得取食味于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  
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  
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  
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  
安得有十奩也嗚呼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  
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  
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  
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  
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  
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  
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鎮將  
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鄆州絹綑  
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謝以黃金一兩贈其歸



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  
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  
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  
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  
子絳縝皆為宰相維為參知政事李參政之  
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子官孫官學至  
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徽矣異哉韓參政之孫

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  
京師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為  
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  
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  
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  
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  
政事世為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



云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  
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  
軍彙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  
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  
軍所以彙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改  
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  
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

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  
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  
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  
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  
館于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  
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  
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師客也簡肅還朝載



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  
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宗  
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為布衣交及同賦長嘯  
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為賢後事官  
其所立温公自以為不可及也嗚呼簡肅公  
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  
卿樞密在其席下厚卿苦癩疾凡聚序立廡下升

堂聽講說人眾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  
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王文康公少  
苦淋疾為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

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于氣血  
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為是亦食不語寢不  
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  
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



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即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  
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于朝乞師魯就醫于  
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扶醫以往調護  
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  
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  
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  
曰何所見也師魯從容曰六無鬼神六無恐

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  
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  
之曰更有以見嗚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  
可為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嗚呼大君子  
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  
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  
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



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  
為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  
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  
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  
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  
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為知  
制誥後入翰林為學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  
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  
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如兩  
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  
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也蓋祖  
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前  
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御仙花  
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帶乃  
可佩魚毬露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  
與懿恪雖友壻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叅政時



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  
拱辰非曾任宰相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  
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  
主范文正公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  
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  
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  
厚多會于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

画像錢相與希深而下六畫其旁因府第起

双桂樓西城建臨園閣園驛命永特師魯作記永

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

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為古

文錢相謂希深曰君筆臺閣禁後之選也當

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

廳閑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

下稱之又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



門王復王尚恭為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  
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  
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  
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  
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  
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

夏門屏騎從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亦不為動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君郭君郭不知  
之及知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

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  
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  
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  
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  
不出洛人至今呼為郭五秀才在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穎陽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  
所懷忽于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



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  
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  
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  
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  
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為留守  
御史如東濕薪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  
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  
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

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論之萊公之禍不  
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沂公年已高若為之  
勳諸公躡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  
錢相或謂錢相費易名者三年得美謚永叔  
之力云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  
內翰謝文正曰其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  
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為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

突圍陷陣往來如神震威懾服無敢當者而

識達宏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為范文正

范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

漢書曰為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

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

梁公為達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為兵

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勸其去鬢間

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

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

待其子弟其異于人如此郭宣徽達少時人

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書詩於京師州西酒

漢書



樓上飢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  
歸率以為常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為延州  
指使范文正公為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  
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  
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  
治平中召為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為  
文潞公虞侯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  
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

尉穴地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

太尉授為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  
同輩以為笑後為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  
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  
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  
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  
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



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  
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  
妻之議遂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  
之意其可違耶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  
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  
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  
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尔兄凡遺却之相  
里之兄大慙以歸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

以兩知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負  
外郎任道司馬為先公云

余為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  
老僧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  
童為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  
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  
幣資之是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  
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



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  
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景益榮官龍圖閣直學  
士有時名孫慎言慎行慎術俱列大夫皆賢  
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八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九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

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

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

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

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

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于



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  
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  
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  
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為諫官至知制誥宰  
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  
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  
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誦公之言修好  
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

每不自以為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  
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  
力辭不拜且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  
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  
敢受上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  
嘗膽不忘修改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  
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  
一帝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



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嗚呼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為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為功也蓋曰過于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蘓內翰奉詔撰公墓道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為道義交獨為知之深云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闔南十縣之地虜意不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而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馳還見仁宗具論之公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于死地死不足惜奈



國命乎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

容伸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

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為

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

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富公忠直如此

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

拱宸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黠虜無厭之求

念今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恐棄之乎

帝正色曰朕為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宸

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拜曰陛下言及於

此天下幸甚嗚呼吾仁宗聖矣哉拱宸蓋呂

丞相之黨云也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

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昇同場屋相善

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二人俱諫

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昇



平官至太常寺丞此法至今行之嗚呼為宰

相不私其親所此如富公可謂賢矣昇平既卒公

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上

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為

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

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

其後疏云陛下得一不肖子且將何用仁宗

乃其請後之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

用富公為樞密相宰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上

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制辭叙述陛下即

位之時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

在中書日常議建儲以此為效功而推今日之

思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

請其于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

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

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



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  
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于陛下無功不  
過在先朝有議論然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勲  
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  
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群望以此見富公豈  
因不預定策而歎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為  
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概馮公京趙公抃皆為

參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參知政事  
乃薦呂公公著為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  
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  
移秦州趙公概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  
慶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改  
府既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  
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  
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



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  
丞出知永州韓公維心以論不合罷開封府  
知河陽昔與荆公文遊揄揚之人皆退斥不  
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為阻青苗法落使  
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大學士  
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惠卿既得  
位遂判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齊  
年知齊年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

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

李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士寧有道術荆公

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

又起鄭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

惠卿求害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

公公不辭自金陵沂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

相惠卿以奪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

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嗚呼荆公



非神宗保全則危矣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  
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絳論助役與荆公同  
後拜史館相上為意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  
公阻革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  
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為守列迎謁騎從  
于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  
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

人其論議如何立屏後聽竊張公接富公亦簡

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

公曰謂王安石乎上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

帝元

某知貢舉院或薦安石有文章宜辟以考校  
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  
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  
公悅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  
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

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

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

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惇孰為小人帝曰弼三

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右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

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

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

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

夏

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

甲馬聲登天光臺公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往弔之公之子

紹庭廷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

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啟封以聞蘓內翰作公

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

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

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



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婿及諸甥外皆同居公之第家事一如

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

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

不敢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為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



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畧假寐  
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  
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  
無廢書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  
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  
荆公終不屈如呂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  
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  
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

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  
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  
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  
側之惡自卓申公謫詞昭著其事因以搖魏  
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  
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詩云  
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  
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  
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  
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  
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  
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皇子時春  
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  
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強辨類如此當魏公請  
冊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

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

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公終英宗之世屢召

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異議英宗知

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

疾宰執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

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謀兩宮時司馬溫

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

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



頭勅一道參改歐陽公已簽參改趙概難之  
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  
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  
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嗚呼魏公真宰相  
也歐陽公言吾為魏公作畫錦堂記云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正以

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  
於朝命官魏公到判北京薦為屬幕教育之如子  
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  
像哭之朴亦早死嗚呼魏公者可以謂之君  
子矣

張金部名方為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  
為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昇為屬官皆相善



張金部被召去薦文令公為代潞公為子弟讀

書於孔目官張望家望嘗為舉子頗知書後

隸單籍其子皆為儒學潞公少年好游令公

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即君

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

數百篇令公為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

妻曰文秀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

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

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河清來獻壽有詩云

庭下即君為宰相門前故吏作將軍張望以

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

金石心為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

為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立門字行諸

孫益顯有為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

軍沈深雄偉有異于衆人能識潞公于童子

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  
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  
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君豈異日  
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  
令廟室一新度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為方經營  
改造中忽江漲水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  
以為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為成

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  
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于廟中即日雨  
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  
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  
幼與群兒戲一兒墜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  
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  
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九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

文潞公慶曆間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

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

至京師御史何郟刻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

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俞少愚

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曰自迎見於

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

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



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  
史惜妖嬈後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  
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後為之雷醉後  
數日聖後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  
以燕聖後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  
酌聖後聖後每為之醉聖後還朝潞公之謗  
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  
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  
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  
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  
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去教至此吾視稷猶  
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  
坐客次久之公看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  
也只八拜稷不獲已知數拜之稷後移陝漕  
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



早作入廊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神諤臥  
帳中未興諤頃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  
有幾帥曰太尉耳帥未升帳輒為轉運糧草  
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  
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  
敢入諤軍後朝廷給遺事中徐禧同延安帥  
沈括副帥神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  
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徐專永樂之役未至

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裂  
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  
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為之

動城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  
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舉自經縊死或云李稷以  
酷虐乘亂為官軍所殺嗚呼稷不得其死宜  
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福



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案上不問  
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  
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  
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  
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  
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内外事並不許通輔之  
坐都廳吏白侍郎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  
怒破架閣庫鑰上無後檢按也密劾潞公不

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  
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  
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

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治幸諸君寬之監司  
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  
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嗚呼神宗眷遇大  
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



茅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叅改之子義問為  
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為臺官嘗  
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  
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  
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  
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  
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  
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改為

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上罷相判許州未幾某  
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切中臣罪召  
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叅改  
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  
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  
下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  
撰帥荆南嗚呼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洛城之南東南于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為記



蓋自唐已來為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莊今  
為文宣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為少師  
任公別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左雖隔城高槐  
古柳上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  
引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  
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  
諸園復合一渠由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二橋  
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  
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  
門二水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  
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木之勝元豐初  
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廢花木皆枯  
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  
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  
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  
自是由洛舟行河可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



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  
公還改歸第以几杖罇俎臨是亭都人士女從公  
遊洛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  
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  
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  
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廈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

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  
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  
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  
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  
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昭書潞  
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  
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



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  
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  
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  
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會  
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  
即中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

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

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

楚正義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

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

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書于榜曰鯨

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預富文二公之會潞

公會溫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



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  
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  
司馬端明即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  
謝方潞公作者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  
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  
秘書丞不樂仕進早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  
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  
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

乏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  
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止一時交遊凋零  
殆盡所接皆藐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  
無足慶也范忠宣公六曰或相勉以攝生之  
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  
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彼獨存何足  
樂者嗚呼此皆達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脩首建邪



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  
亮趙概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  
其屬以御史敷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  
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  
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  
治一日寔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匾例隔  
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  
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

延邇英閣上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

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

曰袖中彈文乃新恭也政溫公愕然曰王介甫

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  
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上為此言耶安石雖有  
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  
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耳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願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温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寢有傳其疏者多以為太過未幾中書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

綸天下為己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歛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

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

監司若

奉行徼忤其意則譴責從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温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温公為樞密副使温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詆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



安石如故所為終安石不聽乃絕交温公既  
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  
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  
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  
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為

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

沈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

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畧相從

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

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謂

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身散自有隨

時樂頌我官閑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

衰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温公康

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

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

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



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  
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蹠盤之苦又將虞心  
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  
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改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改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  
可所言皆天家國務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  
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記温公以墓銘温  
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  
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  
之故温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則曰有  
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為古今少  
倫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  
為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  
才棄眾任已散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及  
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



望獻可屢爭不能及得乃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

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堂必無安靖

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誌未

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

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

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

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二家之福

時用小人蔡天申為西京察訪置司西都天

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温

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

文西漢之文也獻可恐死謂温公以天下尚

可為當自愛後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

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温公

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

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

温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群牧司判官已



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  
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意不喜酒  
不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  
此知其不屈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





